

「在生命河流中的『移動』及其意義： 第一代在台緬甸移民個案研究」碩士論文計畫簡介

彭霓霓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九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一、研究緣起

緬甸 (Burma) 移民到台灣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 1954 年國軍撤退來台，滯留在緬甸的眷屬陸續申請到台灣。從 1962 年到 1967 年之間，緬甸由 Ne Win 將軍執政，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國有化政策把私人企業、學校收歸國有，並停止使用 70% 在市面上流動的紙鈔，使得當時在緬甸做生意和定居的華人的財產幾乎歸為國有。另一方面，接踵而來的排華事件，已不單單是資產受到威脅，就連生命都受到威脅，自此緬甸華人紛紛移民到包括台灣的其他國家。1990 年代緬甸調整內外政策後，入出國的限制和手續變得較為簡便，這時大批緬甸華人和年輕的華人子弟紛紛到台灣唸書和打工。緬甸華人到台灣以後，大多選擇留下來定居，部份則輾轉到其他國家，也有少部份回到緬甸。儘管自國共戰爭結束以後，台灣和緬甸及緬甸華人開始有了交流，自願移民到台灣的緬甸華人也逐漸增加，依翟政孝 (2006) 估算，至 2006 年，來到台灣的緬甸移民在 4 萬至 5 萬之間，然而，有關在台灣的緬甸移民研究不多，早期都是由僑委會出版全球華人論文集，並於其中敘述居住在緬甸的華人概況，很少是以居住在台灣的緬甸移民為研究對象。另外，有關在台緬甸移民的研究，多是探討台北縣中和南勢角一帶的緬甸移民聚集的現象，分別以人類學和城鄉研究的角度出發，如翟振孝 (1996, 2006)、劉秀淑 (2006)、游惠晴 (2009) 和葉子香 (2009) 的研究，均未觸及個體的移動動機、歷程、經驗與移民者本身生命意義之間的連結。

本研究主要以 1990 年以後，遷移到台灣的緬甸移民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驅動他們「移動」的動機為何，而「移動」對他們的自我意義又是為何。本研

究採用個人的民族誌 (individual-centered ethnography) 為研究途徑，透過滾雪球的方式尋找訪談對象，深度訪談 1990 年代之後遷移到台灣的緬甸移民。本研究將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以個人生命史切入，深入了解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在訪談過程中，以開放性的問題去引導受訪者，並且進行多次訪談，深入了解每個個案的生命經驗，然後在個案的生命經驗脈絡下，參照其所處的歷史結構，從中去理解其「移動」的動機、建構他們選擇移民到台灣的機制。

二、初步研究成果：生命河流中移動的故事

(一) 珊妮：現代性想像與未完成的移動夢

2009 年春天，我在埔里裡認識了珊妮，在第一次的談話中，我發現她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每天都在想如何賺更多的錢，因為錢能使她有安全感，她一直都在存錢，我問她：你拿那麼多的錢要做什麼？她說：「窮怕了，很怕沒錢的日子，因為沒錢寸步難行。」可能因為我和她年齡相近的關係，後來她和我聊天的次數越來越多，好幾次她約我一起移民去美國、澳洲或歐洲，我問她說為什麼，台灣不好嗎？她說：「台灣是比緬甸好，但是還有很多國家比台灣好，先進國家的社會完善，社會福利好，有人權，同樣的工作在那裡我可以賺很多錢……在緬甸那種地方都可以來到台灣，我就不信我不能到歐美去生存。」

珊妮出生在一個隨時都會有緬甸兵和撣族山兵¹發生戰火的小鎮「萊卡」(Laikha)。父親在國共戰爭時以團長的身份和六十四司撤退到緬甸，在準備撤回台灣的前一天傍晚，其一名屬下在軍營附近的撒爾溫(Salwan)江游泳時，被當地緬甸民族軍射殺，為了替那名屬下善後而延誤了撤回台灣的時間，因此繼續留在緬甸。他們一家之後不斷搬遷居住地，最後定居在「萊卡」。由於珊妮的父親畢業於雲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緣故，被邀請到距離「萊卡」約 30 英里

¹ 除了緬甸軍人以外，反對政府的軍人一般當地雲南人都稱他們為山兵。1947 年 2 月 12 日，緬甸本部、撣邦 (Shan State)、克欽邦 (Kachin State)、欽邦 (Chin State) 等共同向大英帝國爭取共同獨立，不料在同年 7 月 19 日，翁山 (Aung San) 在彬龍 (Panglong) 和各族領導簽署彬龍協議 (Panglong Conference) 時包括翁山在內等 7 名與會者被刺殺，次年 1 月 4 日緬甸脫離英國六十多年的殖民統治，緬甸聯邦誕生，蘇瑞泰 (Saw Shwe Thaik) 為首任緬甸總統。1960 年緬甸大選，吳努 (U Nu) 的緬甸邦黨 (Union Party) (由反法西斯人民自有同盟廉潔派改名) 獲勝而執政。緬甸聯邦獨立後的建國原則上是基於各民族和中央分權，不幸奈溫 (Ne Win) 奪取政權，廢除聯邦憲法，成立「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排除民選制度，開始軍人獨裁統治，所以各民族保衛軍和緬軍自此成了對立的狀態。

的邦弄市 (Pan Long)² 的中文 (華文) 補習班去教中文。由於那個年代中國人重男輕女的觀念，身為中國人家的男孩一定要認識中文字，加上萊卡常會出現緬甸軍人「抓夫」³ 的情況，所以珊妮爸爸就帶了兩個哥哥去邦弄念中文，家裡留下媽媽、姐姐和珊妮，料理家裡的田地與家畜。珊妮每天去緬文學校上學之前和姐姐分擔一天該做的工作，如去找、割用來餵豬、牛、馬的野草，再準備家人的午餐及家禽的飼料，然後走一個小時的路到學校，放學回家又必須準備家人的晚餐與家畜的飼料，姐姐則負責田裡的工作。珊妮除了在學校上課的時間外，在家裡完全都沒時間看書，除非在考試前，她形容：「一隻手拿著書本看，另一隻手在攪拌滾滾在煮的豬食 (豬飼料)。」就這樣，珊妮在萊卡念到緬文高中，剛好要考 10 年級聯考⁴ 的那一年，珊妮爸爸接到「東枝」(Taunggyi)⁵ 華人家長們的邀請，到東枝教中文，家長們則輪流提供吃住的地方，⁶ 當然珊妮爸爸需要一個打理起居的幫手，正巧也可以讓珊妮繼續參加緬甸大學聯考，所以就帶著珊妮到東枝。珊妮看到比從地理課本裡知道的撣邦首都還要繁華的東枝，⁷ 那裡沒有茅草屋，看不到牛場和馬群，沒有田地，也沒有討厭的軍隊，取而代之的是堅固的洋房，馬路上的車輛和交易賺錢的市場。雖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但是再也不用外出去找餵家畜的野草和準備家畜的飼料，只要幫忙傭傭準備餐點和晚上陪小朋友唸書，生活過得比在鄉下還要輕鬆舒服。珊妮說：

「我當時就決定怎樣都不願再回那個鄉下去了，以前在萊卡不知道有

² 1947 年 2 月 12 日，緬甸本部、撣邦、克欽邦、欽邦等共同向大英帝國爭取共同獨立。同年，翁山將軍被暗殺。1962 軍人奪權廢除聯邦憲法，成立「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排除民選制度，開始軍人獨裁統治。

³ 當時緬甸國內作戰的陸軍大多步行換營，軍人會抓當地老百姓—特別是男的一去當苦力來揸武器以外的軍用糧食和其他軍用必需品，也不知道會把你抓到哪裡，有些會回來、有些不堪勞累就死在路上永遠都回不來。

⁴ 緬甸的教育從上學到考大學總共是 11 年，一年級之前的學前班 Primer (Gread-1) 雲南所稱為半單 (oeff，為緬甸的年級的意思)，一年級英文稱 Gread-2，大學入學聯考是稱 10 單，也就是 10 年級的意思，10 年級聯考過了就高中畢業，可以上大學，沒考過就是高中不畢業，不能念大學。

⁵ 東枝是撣邦的首府，相距萊卡 50 英里左右，也是散居在撣邦其他小鎮或更偏遠的華人們嚮往要遷入的一個城市，當時它除了是集散黑市貿易的地點外，也是唯一通往泰國的出發點。

⁶ 那年代東枝的中文補習班還沒有一個正式的校園，家長們為了讓小孩能學中文，會提供自家多餘的房間做為早晚的中文教室。

⁷ 東枝在 1970、80 年代緬甸鎖國後，成為貨物從泰國入緬甸的集散、黑市貿易的城市，然後再分散至緬甸全國。

電燈，沒看過電視，也不知道煮飯可以不用升火，我在萊卡時以為萊卡、邦弄和東枝都是一樣的種田過生活，到東枝才知道原來其它地方都比萊卡還要先進，我在東枝除了念書以外，最讓我興奮的就是去看電影和看電視，因為看電視和看電影從裡面那我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住在大城市真好，在大城市除了不用用勞力去賺錢以外還可以賺很多錢，不過後來發現，要居住在大城市必須要有錢，沒有錢至少要讀過很多書，有錢才可以做很多事，才可以把家搬到東枝來住。」

後來有些華人家長找珊妮當家裡的補習老師（家教），珊妮開始賺錢來貼補家用。慢慢的珊妮了解到東枝有很多和自己年齡相仿的人早已到台灣唸書，甚至有人定時寄錢回家，加上在緬甸的華人社會裡，家裡有小孩能出國唸書是一件很光榮的事，父母們也會比較子女們的成就，如：「你家姑娘（女兒）書念完了嗎？房子是哪個小孩寄錢回來買的？」等等。珊妮基於這些因素，很想要到台灣。她說：「台灣那麼稀奇，我一定要去台灣。」

張春興（1993）認為所謂的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經引起的活動，並且導致該活動朝向某一個目標進行的一種內在歷程。珊妮除了準備考緬甸大學聯考，同時也去東枝的中文補習班去加強中文能力，因為在萊卡讀中文屬於在家自學，所以在東枝中文補習班只能插班，與比自己小 4 歲到 5 歲的同學一起上課。珊妮念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參加了到台灣升學的基本測驗考試，考上僑生大學先修班時，珊妮已經 23 歲了，除了要從大一念起以外，還要先到僑大念一年的先修班。和一般來台的緬甸僑生一樣，珊妮到台灣以後專職讀書，寒暑假打工賺錢，日子並不是像想像中那麼容易：

「以前聽回去的人說在念書的時候只要吃飯時間在餐廳打打飯就可以生活，因為我到台灣以後一切都要靠自己過活，緬甸的錢太小了，不要說我家沒辦法給我，教書和種田種地哪有那麼多錢呀，不過只要肯做一定沒問題的，在台灣的生活比緬甸要好的多，雖然會想緬甸的家，往往回去除了探視家人外，又覺得那邊的生活很無聊，很不方便，以前不會覺得那麼的髒亂和不衛生，現在回去都不習慣了。」

一開始來到台灣的時候，珊妮除了受台灣到處都是電視、電冰箱、電話、街上很多的店家、政府的基礎設施、完善的教育和學校、便利的交通網絡、人民的言論自由等吸引以外，也會和緬甸的相對落後、人民貧苦，加上軍人統治

高壓下的生活做比較。只是慢慢的經過大學和研究所以後，珊妮從台灣又看到了台灣以外的歐美國家。她說：

「台灣對我來說還不夠滿足我，我還想要去比台灣更好，更先進的國家，其實很多台灣人也是覺得歐美比較好阿，不然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出國留學。我是沒什麼管道去那些國家，不過我有找到可以用技術移民的方式去澳洲，我真的去了會跟你說的。」

珊妮的故事告訴我們來台的緬甸移民，因為緬甸的政經結構和全球化造成了推拉移動外，現代性想像也是建構移動的機制之一，雖然現在已定居台灣，不再貧窮，也不再受到政治不穩定影響，珊妮已經達到了脫離貧窮的目的，但是她想到移民到歐美國家的想法，說明她對現代性想像。這樣的想像正是促使她想要再遷移的動力。

（二）吞偉：尋找祖國的漂泊旅程

吞偉生長在緬甸北部靠近中國的城鎮「密支那」。19歲那年，吞偉和一般的華人孩子一樣，高中畢業後就參加了每年度到台灣升學的保送考試。讀完中文初中和高中以後來台灣升學是每個「密支那」華人小孩的夢想，也是幾十年來「密支那」地方所形成的風氣。「密支那」的華人小孩都只選擇念中文，因為只要念中文就能透過保送到台灣念五專和大學，所以那一帶的小孩都只念中文。「密支那」的華人教育自1920年至今都沒有間斷過，也是全天授課制的，這兩點都是它和其它地區的所有緬甸華文學校不一樣的地方。至於為什麼它的華文學校會是全天授課制的？又為什麼能安然度過緬甸的排華時期？且在國有化政策下不被收歸國有？主要是因為一開始補習班成立時，是以教授佛經掛名，才安然地度過國有化政策和排華時期的破壞，後來當政府對華校沒那麼嚴苛時，緬甸其他地方的華校才剛起步，而它已經是很有規模的一所高中。台灣在招收僑生時，「密支那」的中文補習班的初中畢業證書是全緬甸所有補習班中唯一被台灣教育部承認的，所以也就在無形中造成唸緬文是不必要的。又因為當緬甸排華時，「密支那」的中文補習班是親台的，⁸以及當時補習班是開設在財神廟內，規模不大、教授中文不明顯，所以從外表來看是教授佛經的，所以才沒有被中斷和收歸國有。補習班所用的教科書是翻印自台灣政府遷台以後

⁸ 緬甸排華事件是始於仰光（Yangon）的華校學生配戴毛澤東的勳章。

的版本，包括三民主義、國父遺囑等台灣國立編譯館所印製的教科書。⁹了解密支那的華文教育後就不難了解，當我和吞偉第一次見面開始介紹以後，我問的第一個問題，當時怎麼想要來台灣時？他非常激動的回我：

「所有的問題就是從那個學校開始，就好像成長教育思想一樣，它會告訴妳們，應該要回到祖國『中華民國』，它告訴你說你有一個祖國叫 R.O.C.那個才是你的國家，有機會要回祖國。」

國家（Nation）本身是個複雜的概念，通常是指一切制權獨立的政治共同體（Forsyth 1987：503-506）。念中文書、考台灣保送、去台灣念書、回祖國是幾十年來密支那華人社會的習慣。師長們教導孩子好好念書，長大後去台灣，台灣才是我們的國家。密支那的小孩不用唸緬文學校，只靠當地的中文初中或高中畢業證書就可以參加保送到台灣的考試。師長們的教導和台灣招收僑生政策，建構了回祖國深造的想像。吞偉說：

「在我們心中，真正的國家並不在緬甸，而是『中華民國』。我念的是反共的學校，三民主義，國父遺囑，大中華的思想，從小就被灌輸，學好中文，有機會去台灣。」

「國家認同」為「一個人自己屬於那一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的心靈性活動（江易華 1988：12）。只不過當吞偉來到台灣定居後發現，台灣本身的族群衝突讓吞偉深深體會到國家的框架下還有那麼複雜的組成：

「只是來了之後，才發現這個祖國其實並不存在。來到台灣，遇到最大的震撼就是，原來『誰是台灣人』這件事，在台灣有那麼大的爭議。如果連在台灣住了好幾代的外省人，有時候都不算是台灣人，那我們有資格當台灣人嗎？要認同那塊土地，也包括居住在哪塊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如緬甸人所說的『Nyi Ko Maung Nae Ma Lo』（和兄弟姊妹一樣），在台灣生活了以後，後來發現緬甸也好，台灣也好，並沒有辦法做到，我們沒辦法把他們（緬甸土地上的其他民族）當作兄弟姊妹，台灣人沒辦法幫我們當做兄弟姊妹。」

⁹ 國民政府遷台後即恢復扶持反共僑校，其中以免費供應教科書幫助最大，但在經費上，只有少數僑校才獲得。獨立初期的緬甸政府雖親中共，但對民間反共的態度並不過度干涉，此後的十多年是緬甸華文教育最蓬勃的時代。

認同並不是人一出生就存在，而是來自社會的經驗和活動（Mead 1962：135）。「認同」（identity）本身包含 self（本身）與 same（相同的）等的最初語意，也就是「個人的統一」（personal identity），個人乃是一個能思考理解的存有者，自身的統一在此乃是由意識（consciousness）所決定（Locke 1975：10-13）。所以當吞偉到台灣生活以後，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結構讓他了解到多族群組成的台灣和台灣的國家認同爭議，改變了吞偉還沒來台灣之前所想像的國家認同和歸屬感，也同時又再一次重新建構他的國家認同。他說：

「國家認同這個層次太高了，我們沒資格談，我們只能認同出生和成長的那塊地，當然也須要一段時間去認同緬甸是你的國家，因為緬甸本身不承認你呀。……那時候的父輩一直相信可以反攻大陸，只把緬甸當作是落腳的地方，可是歷史走到現在，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你哪裡（台灣和中國）都去不了，所以說要認清楚一個事實和現實……雖然我已經拿到身分證，可是我將來還是要回到緬甸工作，去告訴那裡的華人：雖然很殘酷，但緬甸才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們有必要為那裡（緬甸）和那裡（緬甸）的人們做點事，而不是活在那其實並不存在的想像裏」。

吞偉的故事告訴我們，移民來台的目的和動機是在尋找從小就被建構出「回歸祖國」的夢想。可惜又可悲的是，當他定居在他想像中的祖國，又體會到國家認同並非單方面的心靈依歸，他的心靈因此又回歸到緬甸那一塊地，那個他不被認同，他也從來沒有認同過的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三、結論

本研究截至目前為止一共訪問了 6 位於 1990 年代遷移來台的緬甸移民，他們遷移來台灣的原因，是從國共戰爭後所開啟的台緬非官方遷移途徑、全球化造成的無邊界遷移潮、歷史因緣和全球趨勢，其中還包括了促使移民形成的移出國和接受國的客觀條件：緬甸貧窮的環境和不完善的高等教育；台灣早期的華人政策，經濟成長所需的勞動力和招收僑生政策等。此外，本研究目前所呈現的兩個在台移民的個案中，除了以上客觀的因素促成他們移動到台灣以外，也發現建構遷移者行動背後的移民動機中包含了現代性的想像，以及尋找國家認同的動力驅動著遷移者對遷入國的想像和期待，呈現同是生長在同一國家，但接受不同的教育體制（只讀中文學校或中、緬文學校都讀的環境）和不同的

成長背景下（都是中國人的圈子或中國人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起的環境），建構了不同的移動動機和期望。希望未來透過更多個案的訪談呈現出多樣在台緬甸移民背後的遷移動機，而非只是一般移民論述下，因經濟因素而由邊陲國家移到中心國家的唯一移民動機。

參考文獻

- 江易華。1988。《自有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楊智。
- 張春興。1993。《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
- 游惠晴。2009。〈中和華新街緬華族裔經濟社區形成與發展之研究〉，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子香。2009。〈文化的認同與變遷：以居住台灣的雲南族群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翟振孝。1995。〈經驗與認同：中和緬華移民的族群構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2006。〈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族群建構與跨國網絡〉，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劉秀淑。2006。〈易地的金枝：緬華文化調適與認同〉，華梵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Forsyth, Murray. 1987. State. Pp. 503-506 in David Mill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 Locke, John. 1975.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P. H. Nidditch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ead, G. H. 1962.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